

■土地与生长

坐在京城6月的风里，尤其是坐在这么一个近两亩地的五彩缤纷的院子里，谈论一位伟人的种种事迹，且大都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的一些事情，特别惬意。

青砖房子倒是一般的，两栋，都是二层，呈“L”形，偏是这个院子面积大，且缤纷，有树，有灌木，有草，延伸着爬上青砖墙的便是绿油油的爬山虎，爬的面积好大。

毛毛在我们没有坐下前，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个院子。她说父亲早先就说过，房子不讲究，但是院子一定要大一点的。决定给父亲修这个房子的时候，父亲还在岗位上，因为原先住的房子小，所以要修个大一点的房子搬过去。谁知刚开始修，父亲就又一次被打倒了。待到父亲第三次“复出”，这房子也刚刚修好，所以就搬进来了。

院子里原来的树只有3棵，一棵是双龙树，其实是紧挨在一起的两棵松树，另一棵是更高大一些的白皮松，再一棵是百年石榴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雪松以及其他树木与花草，都是后来自家陆续补种的。总之，这个大院子现在已经俨然是“大自然”的一部分了，散步于其中应该极为舒适。据说，小平就常散步于绿树之间，当那株百年樱桃红果累累之时，小平就曾驻步树下，仰脸数樱桃，

1、2、3、4……101、102、103、104……毛毛无意中提及的这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：一是说明伟人也是常人，也有童心，可爱得很；二是又一次证明了小平对数字的敏感。我知道小平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私下谈话，都是喜欢引用各种数字的。数字不仅是思想的体现，而且是思想的骨骼。每个务实的人都喜欢数字，数字体现精微。

小平喜欢桥牌，其实这也是一种高级的数字运算。我后来在他书房的玻璃书柜里，看到了并立摆放的三张奖状，都是桥牌协会颁发的，北京桥牌协会1995年颁给他的是一个称号：“远东杯名人桥牌赛最佳防守”；第二张是中国桥牌协会颁发的，更早，1986年，领的是一个头衔，“兹聘请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”；而另一张则由世界桥牌协会颁发，领的是一句话，感谢他“为世界桥牌发展及推广之杰出贡献”。看来小平很珍视桥牌领域的这些荣誉，把它们端端正正展览在自己的书柜里，这是一个人善于理性思维的证明和荣誉。

说到这里，又想起早上出发时走的路径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是从毛家湾一号集合出发的，这个院子曾为林宅，我们出发前又一次特意观看了“副统帅”的办公室，那办公室里有两台黑白电视机，一台小的是北京牌，一台大的是进口的；又在“副统帅”夫人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一台特大的地球仪，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了当年号召“世界革命”的雄心壮志，我们那些年都饿得人瘦脸黑的，但红袖章上那团“解放全人类”的火焰却一直燃烧不熄。后来我们驶离了毛家湾，越野车转了两个弯后驶入大门大街，不多远就是米粮库胡同，然后大家下车，络绎走进了曾有伟人住过的那个花草斑斓的院子。

我们的行车路线活像中国的当代史，只转了几个弯，就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境界。

要感谢伟人的精于计算，他算出了穿蓝色补丁衣服的10亿中国男女的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铜子儿，并且迎着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去改变这个答案，并且，谢谢天谢地，他也成功地改变了这个答案，让徘徊的中国大地真正实现了“莺歌燕舞”，就像他每天散步的这个灿烂的院子。

而且，还不能说他只懂数字而不懂浪漫。作为政治家，他也很懂浪漫，“一国两制”、“搁置争议、后代解决”都是想象力奇特的浪漫，鲜有政治家能提出如此新奇的思路。我在他的玻璃书柜间，还看到一件精致的圆形“玉龙”雕件，据毛毛介绍，这是海峡对岸的一位极有知名度的人物特意托人带来的，由于受礼者属龙，所以这件礼物颇可解读，颇有深意，这里只能对赠礼者的身份守口如瓶。当然，如果这种神交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话，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又将突然展现出一种令人陶醉的浪漫了。小平真是不乏浪漫的，正如他经历中的那种三落三起。

但是要指出的是，小平的所有浪漫思路都是建立在他的数字模型基础上的，他是一个务实的人，他清晰地知道自家的粮仓里有几斗米，自己的箭匣里有几根箭，他不说过头话，脚踏祖国的大地，认认真真地数樱桃，而不做好高骛远的事。

他改变了中国。

而且是方向上的改变。

小平谢世前有嘱咐，将自己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。据毛毛介绍，医生后来感叹说，他的心脏很健康，是40岁的心脏；这时候毛毛的二姐插话说，她当时听说的是30岁的心脏；这时候毛毛的大姐又更正说，医生当时说的确实是40岁的心脏。我想，不管是30岁还是40岁，小平的充满朝气的思想和活力，仍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，30岁至40岁之间，年轻、稳健、充满力量。

我的80多岁的母亲，由于“帕金森”而多年站不起来，但她听说我的一部分写作涉及邓小平，便两眼有神，每一次见我辞别，便用微弱的声音说：快去，快去，不要管我，不要讲时间，也不要讲稿费，你快动身。我好几次从北京回来，她见我便问：什么时候电视放？我说早呢，剧本还在一遍遍改呢，她的眼光每次都会暗淡。我知道，她是怕自己坚持不到看见荧屏上的邓小平的那一天。她曾是月薪24元的民办小学教师，由于邓小平一次又一次的复出而工资大幅提升，也不用再填写“家庭出身：地主”那样的表格，最后以“五好教师”、“高级教师”的身份退休，甚至退休后还不停地涨工资。所以一提到“邓小平”三个字，她就两眼有神，尽管声音微弱。

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，心系小平。

小平数樱桃的时候，我相信，其中必有一颗，是我母亲。

安宁河谷初冬的暖阳在我下车的一瞬，把我结结实实地拥入怀中，同时拥抱我的，还有没遮没拦、汪洋恣肆的河谷风。17年了，我第一次于冬天回故乡。不知道是我更健壮了，还是河谷两岸但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经济林木的缘故，河谷风的力道好像比十几年前小了，若纤纤素指抚摸丝弦般，从冬树枝头滑过。

安宁河谷西昌段是我的故乡。随着年岁增长，我的思乡之情也在增长。故乡于我却越来越陌生，记忆中的道路和房屋不断在改变，我所认识的那些相邻乡亲，跟爷爷年纪相仿的，走得一个不剩，父亲这一辈已步入老年，跟我年纪相仿的都人到中年。更多的比我年纪轻的，若没有家里人指引，几乎都不认识了。

这里是我的“血地”，是我的胞衣之地。如今，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过客。

从巴溪口下了车，要过渡船。过了渡船才是我老家所在的村子，中坝乡大中村三组。渡口还是那渡口，几百年来艄公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刚下渡船，遇到刘洪禄老两口。几十年前，当我爷爷奶奶还是四类分子时，他们的阿爸阿妈也是四类分子。同样的遭遇，让我们两家从那时候就走得比较近。夫妇俩都80多岁了，身板还是那么硬朗，耳聪目明。见了我，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，邀我上他们家喝茶，并拉过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教他喊我“阿公”。阿公就是爷爷。

几个月前，当我们几弟兄提出要给父亲过生的时候，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，刘洪禄两口子80多了，除了一个傻女，子女个个都殷富，却从来不过生——把岁数忘了，越活越年轻。父亲说，不过生，一图省事，二图吉利。他说某甲过了70岁生日，没多久就走了。他说：“你不放炮，阎王爷想不起翻生死簿，你这炮仗一放，惊动了他老人家，一翻簿子，都

超过好多年了，提起朱笔，大笔一挥……”跟讲故事一样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

我家兄弟四个，其中3个大学毕业，我最大。为了交我们读书的学费，父母曾连续6年没有缝过新衣服。我本该退学回来替他分担一些重担，但父母不让，大学毕业，我又到了离他8000多里的江尾海头启东市，父母的辛劳更是一点都分担不到。我是最惭愧的。古云，亲在不远游。我不仅远游了，还在远游之地定居下来。尊重父亲不过生日的意见，我决定利用公休假回他身边陪他住几宿。我都打算好了，给父母从里到外买两套新衣服，特别要给父亲买两套红色的内衣裤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惟愿他们健康长寿。

刘洪禄表兄问我：“表弟，小舅爷的脚好没有？”他说的小舅爷就是我爹，不晓得是从哪里论起来的。

我一下愣了，之前在电话里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过，感觉非常突然。我无比惭愧，外人都晓得的事，作为长子的我，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本来想装作知道，含混回答他一下，又怕搞不好露了馅儿，就老老实实说，这事之前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。刘洪禄说：“你爹你妈不容易，好事拿出来跟儿女分享，坏事从来不让你们担忧。”这些年来，父母知道我离他们太远，怕我担心，干着急，家里发生好多事情，比如前几年弟弟婚姻变故、母亲的腿被别人家的狗咬伤，都是事情结束后，才从旁人那里听说的。

回到父母身边才知道，父亲脚上的伤是春天落下的。在他砍柴火的时候，一根柴火碎末飞起来刺进他卷起裤脚的左脚外侧，当时拔掉刺，抓了点泥巴盖上去止住血，就没当回事。农村里的人，这种小伤是经常遇到的。一般都任其慢慢收口、长好。这一次例外，从春天到夏天又到秋天，挖洋葱、麦收、插秧、收稻

10年及至20年，甚至于更多年来，我身旁的最近处，站着两个人，一个胖子，一个瘦子。胖子是我的朋友姚鄂梅，她来得早，大概是1989年。然后这个胖子领来了一个瘦子，那是2001年的秋天。瘦子在隔年的冬天成了我的老公，老公大名余庆，可更多的人叫他毛子。姚鄂梅写小说，写小说的姚鄂梅还叫姚鄂梅；余庆写诗，写诗的余庆不叫余庆叫毛子。少壮时代两人曾在一个圈儿里混，那个圈儿叫“傻孩儿文字社”。江湖传闻，说这两人现在在更大一些圈儿里混，混得小有名气啦！我一直在那个圈圈外面满怀敬仰，偶然会朝里面张望一下，但女胖子与男瘦子都没带我进去过。

先说朋友姚鄂梅吧。我们在一起几乎有了一辈子那么长，又好像只有一天那么短。她在1989年的冬天穿着一条麻质短裙，在宜都西正街上走得热气腾腾，怒气冲冲。眨巴眼就到了2011年的夏天，她还是走在这西正街上，手里牵着3岁的女儿，平和淡定，腰身柔软，和我讨论着父亲的病。走在她身边的人，像棵傻头傻脑的包尖白菜，硬是没看出她的学问来，年过四十倒是混出一身的都市味。20年前在她父母住的上街头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，积雪融化后的冷风从门缝里直灌进来，她多病的母亲在床上不停地咳嗽，我们关上窗，熄灭灯，围着一盆小小的炭火，各自点上一支烟，努力在黑暗中做出很老到的样子。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会去逛西正街，那里有很多卖衣服、口红、香水的小店，我们在桥头商场门口的地摊上点着10元的火锅，烟是没敢带上街，手里换成了啤酒，很豪迈。喝着酒，八卦身边经过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有时她会说到“傻孩儿文字社”和一个叫毛子的人。

说到书，那时我们好像没什么书可读，也没想一定要读点书。也许有几本杂志，《小说月刊》《花城》之类，更多的是一起看碟，姚鄂梅在宜都中国银行的宿舍很大，客厅的中央放上席子，席子上铺着《金融时报》，专家与我们的领导在上面喋喋不休。我们两人像和尚打坐一样，坐在报纸上认真地看碟，面前是一大堆的瓜子花生，看到动情处，两人抽抽答答的，拿面纸时顺手抓一把花生或瓜子。有一次我们看的是《埃及艳后》，先是和尚打坐式，看着看着，不对了，两人几乎同时转身，相向而

■印象

一个胖子，一个瘦子

□田兰玉

坐，向对方发问，“怎么回事啊！那个谁不是上一片碟就死了吗，怎么又活了啊？”我们呆了片刻，两人拔席而起，指着对方说，“我说老了吧！碟都看不懂了！”原来是我们看错了碟片的顺序。看完碟片之后，收起报纸，卷起席子，辽阔的客厅，依然干干净净，她的住处老像没住人。那一年我们都是28岁，她走了男朋友，我走了老公。

憋闷的时候姚鄂梅就想走，可不知道道在哪里，找人去算命。在冬天西正街的梧桐树下，总是坐着好几个算命的老头老太太，他们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为吃饱或没吃饱的人指点人生，姚鄂梅抽了“……千年的铁树要开花”一签，大喜而归。没过一千年，可能不到一千天，姚鄂梅有了走的机会，走的时候，她打点行装，把我看了又看，发现很方便携，很认真地说，“毛子要走了，介绍给你吧”，“最起码，他有一箱子谁都没有的书”。

相亲在一个叫伊甸园的馆子，在楼下候着，热情万分，真诚无限的是另外一个人，那个站在楼梯深处，像影子一样单薄的才是主角毛子。这个被姚鄂梅称着“诗写得好，很仗义”的哥们儿，有着一张很奇怪的脸，他的额头很高，以至于整个脸的比例还呈现出婴儿的特征，但不幸的是脸上长满皱纹，更不幸的是他皱纹间的笑，像七八岁乡野男娃子无遮无拦的笑，在皱纹间左右突围，活生生把一张脸挤得像一枚大笑着的核桃。多年后我看到“本杰明·巴顿”时，这个婴儿老人，让我想起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瘦子。

事实证明，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。我很好奇，好奇这样一个人如何谈恋爱，而领袖说“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得亲口尝一尝”，我这一尝，就是10年，我越来越坚信这“梨子”是与苦瓜嫁接的。

“梨子”与苦瓜嫁接的这个瘦子，让我的味蕾进化成了变色龙，必须随时准备适应各种各样的古怪与荒诞。我们的新婚之旅，从家里出发时说是去云南，到了武汉，住了一晚，我这崭新的老公说“我们去黄山吧”。婚前，我已无数次发誓“这一次，就只当是嫁给了一个板凳！横竖要过下去”，所以我欣欣然说“去黄山，好啊！”走到安庆，他说下车吧。然后带我经过一条在乡镇还算畅通的马路，一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宾馆，我很奇怪，这老公只是在四处张望，并不进去，又走了很久，我们在一个好像还没完全竣工的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，仔细一看，房子没有门，门的地方挂着一块灰头土脸的布，布上有人用毛笔写着“旅馆”，特像80年代宜昌去武汉途中路边农舍的厕所帘。我心惊胆战地问“住这儿啊？”“是啊！”刚刚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新婚的我，差点一头栽在安庆那破房子的破布面前。一股怒火从丹田处腾地升起，脚底虎虎生风，抬脚向刚经过的那个宾馆走去，自己开房进到房间，不一会儿，有人敲门，进来后呼啦啦把行李倒在床上，收了几样他的东西，冷着愁巴巴的核桃脸，摔门而去。夕阳西下，我从窗口看着安庆这个地方，整洁安静，竟然觉得不错，换上在家不敢穿出去的T恤、短裤，晃着两条雪白的腿，以明星走在三线城市的步伐走出宾馆，在街上首先搜寻到了吃饭的地方，我端起啤酒时，想起姚鄂梅，恨得牙痒痒。

回到宾馆，酒醉饭饱，已是黄昏。躺在床上盘算着明日的行程，是回家，还是去一趟黄山。响起敲门声，拉开一看，一个农村来的很腼腆的小伙子，“大姐，你到我们这地方，怎么能住宾馆啦！去我们家住。”我这才看清他身后站着的，是那条我刚刚发誓要踢出去的“板凳”。“板凳”这时是一条喜笑颜开的“板凳”，他说：“这是海子的弟弟。”我这才记起那个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人是安庆人。事实再次证明，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。我几乎立刻就放下心中的不快，搂着“板凳”坐上了小伙子的摩托车，以朝圣者的敬重之心去看望那失去儿子的一对可怜的老人。毛子把旅行的费用裁下三分之一送给了老人，黄山是去不到了，以致10年来老公再提与他出去旅行，终是没有唤起我挑战生理极限的决心。

我会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

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，睡得正酣，电话响起，十万火急，“老婆，家里又发生大事！”“又什么事啊？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，“老婆你太狠心啦，你说这热天，我怎么睡啊？”“啊？这停水，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？”“停水，空调怎开得成，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？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，我没死，我想我不能死！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，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，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，老公往往是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，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时候，老公